

第八回 王孝女甘心白刃 馬秀媽計賺紅顏

詞曰：

漫道落花圈套，自是甘心行孝。一死結冰霜，豈不無人嘲笑！知道，知道，雪裏梅花香悄。

右調《如夢令》

話說王員外夫婦子女，看了一回，又望一回，直等去得無蹤無影，方大哭一場。無奈何，祇得嗚嗚咽咽哭回家中。

不言他父母兄弟恁的悲哀，且說那馬龜別了他父母兄弟，叫車夫趕行。一路飢餐渴飲，夜宿早行，非止一日，來到臨清地方。翠翹問車夫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？」腳夫道：「這是臨清地方。」翠翹道：「呀！如此到家了。」腳夫道：「早哩早哩，再是這幾日差不多了。」翠翹點首歎道：「果不出吾所料。」一路上見車馳馬驟，落日浮雲，無一非傷心之地。回望京畿，遙在碧雲天外。腸斷心灰，淚枯氣短，漫成一絕，以志怨思。

詩云：

關山迢遞路漫漫，浪跡萍蹤不忍言。

惟有癡情丟不去，浮雲落日滿山前。

又數日，方到臨淄地面。那腳夫道：「小娘子，如今好到家了。」原來這臨淄是古齊地，乃山東地方。那馬龜已到本境，便先著跟隨的去報家信，他下了牲口，跟車兒漫走。見兩個戴鬚帽的人對他道：「馬爺討得好人手，明日來恭喜。」他答道：「不敢不敢。」再行一程，見一婆子，年約四十以上，肥胖長大，面頗白淨。接著道：「翹兒下車來。」翠翹見他恁的稱呼，不知是甚等人，連連走下車子，就要相叫。那婆子道：「進家裏去，參拜了家堂香火，再行大禮。」

翠翹祇得隨他進門，見那門上一對聯句道：「時逢好鳥即佳客，每對名花似美人。」心中疑道：「這是個甚等人家？」進得門來，祇見內中已有兩個婦人，濃妝淡抹相迎。又見有四五個讀書的在那裏探頭張望。翠翹一發心下不解。行到家堂之處，早已有供獻果品在那裏。遠看象一幅關聖帝君，細看卻是兩道白眉。這神道叫做白眉神，凡是娼妓人家，供養他為香火。若是沒有生意，這些娼妓便對此神脫得赤條條，朝著他獻花禱祝一番，把筷子連敲幾下，藏在床頭，第二日便有客來嫖。若是過年，將雞魚肉三獻五供。一碗飯，三杯酒，請了白眉神，把這三獻五供並在一個沙盆裏，酒飯俱別用碗分盛，亦坐在那放供獻的沙盆中。將日用的馬子，預先洗刷乾淨，到此日請獻過神道，將沙盆放入馬子裏過除夕。次日看有甚好嫖客浪子來賀節，取出與他喫了，那人便時時刻刻思念著他家。就要丟開，那禁陡的上心來。所以人家好子孫，正月初二三切不可到妓家去。

翠翹認不得是白眉神，祇道鄉風不同，各處供的上神，倒身就拜。那婆兒囑道：「保佑翠兒千人見千人喜，萬人見萬人愛。朝朝寒食，夜夜無宵，貴客闌門，嘉賓滿座。」翠翹雖不能盡識其鄉音，大約曉得不是好說話，淚如雨落。拜完了，那婆兒領他到堂前道：「你磕了我的頭。」翠翹無奈何，依他磕了四個頭。婆兒道：「磕了舅舅的頭。」翠翹道：「他是我丈夫，替我同眠同宿，今日怎麼叫我叫他做舅舅，我卻又嫁哪個？」

那婆兒聽得此言，急得三屍神暴跳，五陵豪氣沖天。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你要佔我的老公了！」翠翹道：「明婚正娶，討我為妾生子，怎說我佔？」一發急得那婆兒氣都轉不來，對著馬龜罵道：「臭烏龜，臭忘八，我叫你去討人來接客掙錢，誰教你替他睡的？」那龜子一句也沒得說，祇得努了那張嘴。婆兒罵翠翹道：「賤人！好子妹不鑽龜，他就要替你睡，你也不該肯，都是你這騷娼棍，皮癢騷發，引誘這王八亂做。今日若不打你，下次怎管得你下！」不由分說，一把頭髮抓住就打。翠翹此時已曉得他是娼家，已打點要尋死，拿出藏的剃刀在手中，看得眼目眾多，不能下手，待空行事。撞著這婆兒不知來頭，一把頭髮抓過來就打。翠翹大叫一聲「苦命翠翹，不要命了！」望喉一剃刀，撲身倒地。但見：

血似涌泉流出熱，屍如草萎玉山頹。

翠翹橫死地下，血流滿屋，趕進一班地方人等，道：「馬秀媽，你著馬不進充作富翁討妾，誑騙良家子女，他不肯接客，你卻千打萬打，生生逼殺人命，這事牽連地方的，卻是放你不得。不死便罷，死是要償命的。我們先去報了官府，免我地方干係。」言畢，就要去。馬秀媽著了慌，道：「列位老爹且暫留一步，我不曾問得他的來頭，聽見他不拜舅舅，說他是丈夫，我道初不斷，後來亂打他幾下，做個例頭。不想他如此性烈，就刎死了。若是死了，也是前生一結。若是救得活，我擇個好人家，嫁了他就是。列位且莫報官，省得又多費一番事體。我這裏備一個東道，列位寬飲一盅，我們抬這女子去救一救看。救不活，自然要到官的，也求列位方便，若救得活，薄具微禮，求列位不報官司。」那些人做好做歹道：「秀媽是曉得事的，我們便依他而行，他自然曉得我們。大家一齊在馬家喫酒。這秀媽討個人進門，不曾趁得一個錢，例先要破鈔，這是他性子急逼出來的。」

這賤媽兒真個慌了，叫一人扶定翠翹頭，不教他搖動。兩個人輕輕抬上板門，到內房鋪下氈條褥子，將翠翹放在地下。到他胸前一摸，微微還有些熱，拿些姜湯等物，撬開牙關，灌將落去。幸得喉管雖傷，未曾斷破，尚進得水落。從巳牌救起，直至黃昏，翠翹口中忽然長吁了一口氣。秀媽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有生氣了，快拿些熱湯水來灌。」又去請一個神效刀瘡藥的先生，替他滲上金瘡藥，用雞皮貼上，絹幅包住。縛定道：「不可動他，將這兩服藥如今調灌一服，到五更陽轉，方可回生，再取第二服藥。一百二十日內，著不得一毫氣惱。一經惱怒，金瘡復裂，不能救矣。」

秀媽謝了先生，又著人守著翠翹，自己拿十兩銀子，見那些地方鄉約道：「列位老爹多多起動，那女子已有轉氣，料來不致於死。薄具微意十金，與列位老爹作辛苦錢。若明日好了，還要叩謝。」大家見他人已活了，銀子是落得的，便接口道：「秀媽，你卻是要曉得我們的情，今日若報一報官，你多得二三十兩銀子用，我們這樣替你省費，都因你做人好，所以肯如此。」秀媽滿口稱謝，許他還要外酬，大家多謝散去。

秀媽回房，酒也不敢喫，客也不敢留，也沒客敢來嫖。一家人都守著翠翹半死不活的屍首。看看五鼓，翠翹道：「哎喲，痛殺我也，疼殺我也！王翠翹身為甚孽，罹此不幸！」睜眼見一房人，三四個婦女，道：「這是甚處，好在我心？」那秀媽道：「翠翹兒甦醒，是我不是，不曾察得來歷，不曉得你是好人家女兒。他恁的騙你來的，你可善自保養身子。」

若不願嫁，就跟我做女兒終身，我決不強你接客做賤事。」翠翹昏迷之中聽了此言，喊一聲道：「我那要這命！」叫得一句，氣滿胸膛，四肢厥冷，金瘡迸裂，血似涌泉，依然死去。這遭竟沒氣了。驚得秀媽要死不要活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搖錢樹一朝跌倒了。」忙去捫了口，敷上藥，調起金丹，連連灌將下去。直至次日傍午，又略有回生氣兒，再不敢去動彈他。

救了三日，翠翹眼睛方能正視。但閉了眼去便見劉淡仙在旁道：「孽債未完，如何去得，錢塘江上，佳致不淺，汝須耐者。」翠翹忖道：「明明是那斷腸會上的劉淡仙，他道‘孽債未完，如何去得’，明道我是孽中人了。此時雖勉強死了，到底來生要來還債，不如當場結了這重公案去罷。」以此茶湯略肯沾牙。那裏當得秀媽服事殷勤，粉頭晝夜幫襯，漸進水米。秀媽一口道：「兒，我說過不把你接客，我養得你好了。尋個正經人家，打發你起身。一夫一婦，把你當親生女兒往來，你娘決不失信，你可掙揣。可憐你去國離鄉，遠兄弟父母，千里迢迢，跟他到此。我叫他討個粉頭是真的，那叫他將一個良家孝女討來為娼，又破了你的玉體。如今天氣炎熱，你若不依做娘的說，自家保養，倘有個山高水低，娘的銀子不消說了，也可惜你青春年少，一枝花纔開就是這般沒結束了。你娘與你前日無冤，今日無仇。就是蠱蟲來賺騙你，也是你心願賣身救父，實在得我四百五十兩銀子，盤纏不要說起。你不為娼便罷了，何苦又害我喫人命官司。兒，你是個女中丈夫，婦人中豪傑，度人度己，我這樣人家是趁得起折不起的。兒，你不要不言不語，一味拿著個要死的念頭。螻蟻尚且貪生，一死不能復生。你有甚言語，對娘說了一番，娘不聽你，你再尋死也未遲。」委委曲曲，從從容容，懇懇切切。

翠翹聽了，暗回想道：「他也說得有理，他實在費這一主銀子討我，我一家實得了他那幾百銀子的惠。一些不曾補報他，若是死了，又拖累他喫官司，我今生雖得個清白，來生難道不要填還他。況閉眼見劉淡仙道：‘孽債未完，如何去得。’若是死了，不但前生孽債未完，又增今生一種冤孽了，何時還得乾淨。他既道我好了尋個人家嫁我，我且將計就計，替他說個明白，又還了他的身錢，又完了我的孽債，多少是好。」因開言道：「媽，我實是得你身錢，我豈將死塗賴你。但我當時明白講過，我自起筆賣與馬家做妾，卻不曾說賣來為娼。這紙親筆文書見在媽處，可以質證。怎麼今日叫我做起粉頭來？我是甚等人家女兒，甚等自貴的人品，這事怎麼做得？不得不尋了盡頭路了。媽既說把我擇人另嫁，這個祇管使得。我貌非醜陋才非蠢，倘若遇著主兒，就高出前價些也未見得。我與媽何仇，定要將命來做冤家。冤家祇可解，不可結。可以全生，何苦要死，便依娘使得。但祇一件要斷過，經不得我好了，娘翻轉了口，那時做下來，卻不要怪我哩。」秀媽連連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媽媽若是騙了你，好了又逼你接客，等我遭遇強梁，倒澆蠟燭照天紅。況生死在你，逼得你身，逼不得你心，做媽的決不食言。你再不必狐疑，好保重自家身體。」翠翹由此強進飲食，漸漸好了。

秀媽恐外面人雜，又將翠翹移到凝碧樓上居住。此樓三面鋪翠，一面凌空。東望滄桑，一泓海水細杯中；北望京畿，雲裏帝城雙鳳闕；南望金陵，龍盤虎踞真人毓；西望岐山，兼葭白露美人懷。回思父母，已是夢魂飛不到之境矣。翠翹對鏡無聊，遙憶當日金生訂盟光景，宛如昨日。而路遠人離，杳不可問，題《十不諧》以記其悲。

其一：

一不諧，一不諧，盟言未盡禍飛來。哎呀，禍飛來，兩分開。

其二：

二不諧，二不諧，情短情長積滿懷。哎呀，積滿懷，苦難捱。

其三：

三不諧，三不諧，思到無思淚滿腮。哎呀，淚滿腮，不能揩。

其四：

四不諧，四不諧，舊事新懷難擺開。哎呀，難擺開，去又來。

其五：

五不諧，五不諧，恨咬銀牙半似呆。哎呀，半似呆，強托腮。

其六：

六不諧，六不諧，別酒將傾日色歪。哎呀，日色歪，頭怎抬。

其七：

七不諧，七不諧，怨殺王孫去不來。哎呀，去不來，鬼神差。

其八：

八不諧，八不諧，死到黃泉復轉來。哎呀，復轉來，孽應該。

其九：

九不諧，九不諧，生生拆散鳳鸞偕。哎呀，鳳鸞偕，怎安排？

其十：

十不諧，十不諧，哀哀翠翹命兒乖。哎呀，命兒乖，真可哀。

題畢，愈覺無聊，情殊不勝，坐臥不安。烹佳茗消渴，見新水浸溪，阜草拖嵐，潮聲噓座，帆影拂闌，又成一律。

詩云：

人窗新水浸溪花，阜阜拖嵐四望賒。

近海潮聲噓座濕，隔城帆影拂闌斜。

風扶瘦我輕登閣，浪促征人倒印沙。

往事不堪頻淚落，甌香慢煮雨前茶。

翠翹題罷，無人和答。正自無聊，忽聽得隔樓有人朗吟。翠翹側耳靜聽，祇聽得那人吟道，詩云：

樓外誰家青鬢娃，長吟聲隔碧桃花。

愁侵筆底低疑咽，怨向風前教若嗟。

遠接芳香噴蝶粉，微通幽意喜窗紗。

卿須憐我才多藻，我卻憐卿未破瓜。

翠翹正在污辱場中，忽聞隔樓有人吟詩，以為幽谷嚶聲，出於望外。因探頭一望，祇見一個書生，飄巾華服，在那裏倚欄憑窗。

翠翹看見暗忖道：「此生聽他吟詠，雖非白雪陽春，卻也還是詩書一脈。但不知是甚樣人？」因細細訪問，方知那生叫做楚卿。因又暗暗思量道：「我如今身墮火坑，怎還由得我往日心性。祇要脫去火坑，便是萬幸。若能脫去火坑，便隨了此生，又是萬幸了。」正是：

祇徒苟且全，翻致流離碎。

不知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